

五 古

挽易昌陶

一九一五年五月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
年友，悲叹有余哀。衡阳雁声彻，湘滨春
溜回。感物念所欢，踟躅南城隈。城隈
草萋萋，沔泪侵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
衡云西。方期沆瀣游，零落匪所思。永
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鸣鸡一声唱，汗
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驢足，飞飏拂灵帐。我怀郁如焚，
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
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
谁与共平生？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
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这首诗写于 1915 年 5 月，作者抄录在
1915 年 6 月 25 日致湘生的信中 随信最早发

表在湖南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版《毛泽东早期文稿》中。

注 释

[易昌陶] 名咏畦，湖南衡山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与毛泽东同班。1915 年 3 月病死家中，5 月 23 日学校为他开追悼会。毛泽东在致湘生（生平不详）信中说：“同学易昌陶君病死。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

[去去 越去越远。汉代《别诗》四首，旧作苏武诗，其三：“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

[衡阳雁声彻] 湖南衡阳有回雁峰，相传大雁向南不过此峰。雁声响彻衡阳，比喻思友悲叹的深切。

[春溜（liù 六）] 即春水。

[踟躅南城隈] 踟躅（chí zhú 直烛）徘徊。南城隈（wēi 威）南城墙弯曲处。

[涔（cén 岑 泪）] 不断流下的泪。

[采采采孤景] 采采，丰盛貌，众多。余，剩下。孤景（yǐng 颖）孤影，这里指作者。

[日落衡云西] 衡云，衡山上的云烟。衡山在长沙之南，这里“衡”指长沙之西属衡山七十二峰的岳麓山。

[沆瀣（hàng yǎng 巷养）犹汪洋，水深广的样子。左思《吴都赋》：“溷溶沆瀣，莫测其深，莫究其广。”

[零落匪所思] 零落，这里以草木凋零比喻人的死去。匪，同非。

[汗漫东皋上] 汗漫，本义是漫无边际，这里指漫步。东皋（gāo 高）泛指田野或高地。

[关山蹇（jiǎn 简 蹇足）] 关隘山川阻碍良马的奔跑。蹇足，比喻俊逸的人才。

[茜（qiàn 欠）] 深红色。

[岛夷] 古指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及附近岛屿的民族。这里借指日本。

[北山尽仇怨] 北方群山间有人仇视我们的国家，这里指沙皇俄国。

[子期竟早亡 牙琴从此绝] 《吕氏春秋·本味》称 伯牙弹琴 钟子期听了 完全懂得伯牙琴曲的意境。钟子期死 伯牙碎琴绝弦 终生不再弹琴。

[铭旌] 灵柩前的旗帜。

[泓(hóng 洪)] 水深的样子 这里以“水—泓”比喻深情。

“余哀”深且长“荡涤”寇与仇

——读五古《挽易昌陶》

董正春

五古《挽易昌陶》写于 1915 年 5 月 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中是一首有着特殊意义的诗作。当时毛泽东正值二十二岁的“芳年”，是湖南省立一师莘莘学子中的佼佼者 正处于知识日增、理想臻成的人生重要阶段。这首诗是骚动于中国现代社会门槛前欲有所为的“近代社会”激进青年的一段感情心路的真实反映 是今日所见有手迹为证的毛泽东诗词中最早的一首。同时，这又是一首别具一格的悼亡挽歌 有着飞扬的古韵新风和独到的美学底蕴 令人味之无穷。

出生于 1893 年的毛泽东 迎接他的是 1894 年 7 月的中日甲午战争和 1895 年 4 月的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等一系列中华民族深受屈辱的事件。当然，也有不屈的中国人民的抗争。中日战争爆发的同年 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檀香山建立 而在《马关条约》签订的同年 康有为发起了要求变法的“公车上书” 孙中山则发动了广州起义。在这种侵略、反抗、失败的社会氛围中的毛泽东 则表现了很不寻常的聪慧和好学。十三岁即走“出乡关”到外面求学闯社会。直到 1918 年，年当二十五岁的毛泽东才结束了在湖南一师五年半的学习生活。他高唱着“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

千里”的豪迈诗句,北上天津、北京,南下南京、上海,跃入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为探求真理、改造中国和实现自己的宏伟志向,踏上了一条艰难曲折而又通向胜利的人生之路。在省立一师学习的几年时间,是毛泽东人生征途中的重要一段。面对新知识,他如饥似渴地读着富有新思想的达尔文、亚当·斯密以及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著作。“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并拼命地吃一样。”(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毛泽东在1913年写下的长达九十四页的《讲堂录》,全面地反映了他学习中西文化的体会、认识的提高以及世界观、人生观的逐渐形成。尤其是他在揭露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小册子《明耻篇》中所加的心得性的“批语”,和在给萧子升的长信中,以未来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所预言的“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以及“而国人犹沉醉未觉,注意东事少”(《上海党史研究》1995年第4期)的警示,这都表现了他忧国忧民、探求真理的思想根基以及必然走向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社会革命的发展趋势。果然,五四运动一爆发,毛泽东很快站在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最前列,并且很快办起了“以宣传新思想为主旨”的《湘江评论》,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鼓与呼。

而求学于省立一师的那段时间,对青年毛泽东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他自己在后来曾颇有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很多,我的政治思想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在这里,我也获得了社会活动的最初经验。”(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107页)他还说过:“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学习观点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他在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信》中说:“盖文学为万学之源,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页)所以,除了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外,毛泽东在一师对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大量阅读从先秦至晚清的文赋、诗词曲及传奇小说、笔记等,像《离骚》、《九歌》全文誊抄;《韩昌黎集》全读了,大部分能背诵。他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他的文言散文写作,已达到炉火纯青境界,诗创作已初步显现出气象

恢宏、意境壮阔、气势豪纵的艺术个性。(刘汉民《诗人毛泽东》第42页)

这样的思想根基，这样的文学素养，才能写出像五古《挽易昌陶》这样的诗。是时代与人铸就了诗，这样的诗又是时代性与诗人个性的形象展示。

1915年，毛泽东在师范读书的生活已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当时他不过二十一二岁的年纪。早已“立志出乡关”的毛泽东，此时的思想已颇具时代性和先进性，已由年少时的笼统立志，上升为寻找真理而后立志并按真理去做。因此，此时的毛泽东可以说已达到了“心系社会，苦学砺志”的较高的境界。毛泽东那种忧国忧民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是他之后全身心地投向社会走向革命并成为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思想基础。由此也可以看出：为社会为民众立志，对青年的成长、对一个人的一生是多么重要。1915年1月，日本就向急欲称帝的袁世凯提出了亡我主权的所谓“二十一条”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袁对此竟表示基本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与蛮横，卖国贼的求荣与屈从，立即激起了国人的愤慨与声讨。青年毛泽东在一本《明耻篇》小册子封面的题词中发出了爱国青年正义的呐喊：“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5月13日，一师学友会为病逝不久的易昌陶同学举行追悼会。就在此时，毛泽东为他新故去的学友写了感慨时世、富于哲理而又感情深切的挽联：“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殁。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联语充满了对“胡虏”的深恨，表达了急于“济世”的社会责任感，最后落脚到对同学挚友病逝的悲痛和惋惜。

毛泽东还以同样的心情写下了这首五古《挽易昌陶》。在长达四十句的挽诗中，青年毛泽东以故友生前的种种情状，特别是相知相交的许多往事，表达了对挚友的深切怀念之情，并由对学友的哀痛联想到国危民忧的多事之秋：正欲同道共勉地干一番事业，以实现报国拯民之志时，年轻的学子却英年早逝。此悲此痛，何可言哉？于是发誓为国抗敌，以告慰早逝的朋同。最后，再一次痛数内

心的悲苦以及对知音的永远怀念。全诗以一个“情”字贯穿始终，情生于心，情寄于物，情缘于景。情思缕缕如丝，情思淙淙如溪。或急或缓，或隐或显，或实或幻，可谓曲尽其情。诗人对亡友的这种感情是有基础的，既有同窗之谊，更有知音之遇。正如毛泽东在致湘生的信中所说：“同学易昌陶君病死。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因此，情真意切、真实感人，便成为这首诗的一个突出特点。本诗由衷而发，“恍惚而来”（清人贺贻孙语），飘逸出一种汇聚着真诚、纯正、丰富、深沉有致的情感美。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青年毛泽东重友情、尚才华、愿与志趣相合者共赴前程的高尚情怀。

这首挽诗，不仅曲尽其情，而且情尽其妙。诗的开头四句，便写出了哀愁的深重。“去去思君深”看似平常直朴，却因对照互衬而增加了新意。去者，离也，即离开人世到另外一个不能确知的去处。“去去”（你）越走越远了，诗人不忍说出那个“死”字，宁愿相信“君”只是暂时地“离去”。既然是“离去”，必有归来的一天，作者的企盼就在其中。然而随着“君”之越去越远，作者对“君”的思念也越来越深。所以，当“思君君不来”时，便出现了一连串的感情大波，即“愁杀”、“悲叹”、“余哀”，其哭诉悲楚之状立即显现在了读者面前。在感情的集中宣泄之后，接着便转入了对往事的回忆：那同窗好友的交往，那“踞踞南城隈”、“城隈草萋萋”的今昔，那“方期沆瀣游，零落匪所思”的遗憾，惟有落日孤影、泪流满腮了。同样是写哀伤，这一层与上一层显然又有不同，直言宣泄与情景衬托，疏密相间，各得其效。

接下来，诗人又转入幻觉梦境，以实虚的对比长歌当哭，进一步表达了对挚友的思念与痛失良才的忧伤。“放歌倚列嶂”由对一人的哀伤转向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虑，并决心“试长剑”以报“岛夷”、“北山”之仇。最后以典故再叙“知音”之交，再寄“江天水一泓”的哀思。就在这富于变化的情感中，青年毛泽东对学友的深切怀念、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情已是跃然纸上。全诗所表现出来的丰富的情感美韵，更给人留下了深深的回味余地。凡此种种，都使挽诗给情感美增添了新的内涵，从而使最具感情色彩的悼亡诗，在

继承创新中获得了新的成就。

说到这里，似乎仍觉语犹未尽。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仍需做进一步的探讨。今简述如次，以申抛砖之意。

首先是包括这首诗在内的毛泽东早期诗（联）在近代文学发展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近代文学，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文学，是属于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发展的资本主义范畴的文学。它是近代社会生活在艺术领域中的反映，也是中国近代革命斗争过程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反映，是为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服务的。而近代文学正是这种‘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反封建、争民主等一系列时代意义的新特点，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因此有着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所以，对中国近代文学的探索 and 认识，尤其是对其所具特征的把握和理解，对准确地评价毛泽东早期诗（联）是必不可少的。

综观中国近代文学，其“在思想内容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也成了近代文学最主要的两大主题”。而“中国诗歌发展到近代，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的变化，呈现了新的特点”：“（一）从文学主题上看，反帝爱国诗歌的大量涌现，是近代诗歌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二）描写新事物、表现新思想、创造新意境，是近代诗歌重要的成就之一，也是它突出特色。”（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新探》）

从诗歌创作来看，毛泽东始于 1905 年的早期诗（联）正好是在近代进程中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的早期诗（联），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近代诗歌的时代风采，应该作为毛泽东现、当代诗词创作的‘滥觞’给予应有的重视。

毛泽东的早期诗（联）我们取其 1906 年至 1919 年这段创作时间的作品（其中 1915 年的五古《挽易昌陶》和 1918 年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尤可作为代表。从这些不足十首（副）的诗（联）中，我们仍可以看出一位青年学子的高远志向和爱国情怀，仍可谛听到一位热血青年在时代激流中的真诚呐喊和对美好理想的热切呼唤。正如新民学会的会员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

主义小组一样，毛泽东的诗（联）创作也已成为现代文学革命中代表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启蒙开山之作，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以马列主义新思想为指导的普罗文学的先声。

其次是包括这首诗在内的毛泽东笔下的悼亡诗在几类文体发展中的成就问题。

悼亡诗，有广狭二义。其狭者仅限悼念亡妻而作，我们取广义，指悼念亲友朋同亡故者的各种诗词。《文心雕龙·诔碑》篇中的两句话“观风似面 所辞如泣”基本可以概括出悼亡诗的大旨 是说追述其业绩美德使人如同亲见其面一般地生动真切，而那表达的言辞诗句就像悲泣的哭诉一样感人。由此可以看出，悼亡诗必能写出亡者的“真人”和悼者的“真情”才算上乘。同其他类体的诗词相比，悼亡诗尤其是主情的，情真意切的追思往往使读者心灵震颤，从而由悲切升华为一种精神力量。这就是悼亡诗所特有的美学力量。而这种为别的什么诗词所难具的力量，又缘自它的美学方面的固有的内涵。因此，悼亡诗也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其中的优秀篇什则一直在广大读者之中传诵，在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上留下过富有异彩的一页，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系列精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说到“悼亡诗”，不能不说到潘岳潘安仁。这位西晋文坛上的著名作家以写赋诔最负盛名，诗作虽然不太多却以“悼亡诗”为世人所熟知。因他的三首《悼亡诗》都是为悼念亡妻而作 所以“悼亡”自此便成了专指，《悼亡诗》的狭义界定便由此而始。潘岳以“潘才如江”（钟嵘《诗品》）语 的笔力 在《悼亡诗》中细腻地描写妻亡后物是人非睹物思旧的哀伤心情，真诚地表达了对亡妻的怀念之切。“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以平常之话语写流注的情愫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而以语淡情浓为人们所称道。此类悼亡诗，悲则悲矣，但往往又过于伤感，或仅止于伤感悲泣，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局限性。毛泽东的悼亡诗，既是对中国悼亡诗优秀传统的继承，又在内容和表现形式等许多方面都有发展和创新，并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美学风格，成为中国悼亡诗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的具体体现。

现在，收录于最新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鉴赏》增订二版中属悼

亡诗的 我们认为有四首 即写于 1915年 5月的五古《挽易昌陶》，写于 1943年 3月的五律《挽戴安澜将军》 写于 1957年 5月 11日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和写于 1963年 12月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虽然篇数不多，但写作的时间跨度大，前后相距近半个世纪，从中可以看出诗人毛泽东创作发展中的某些线索。另外所采用的形式也不一样，有五古、五律，又有词和七律。再就是所悼念的对象也不一样，有青年时期的学友，有战死在沙场上的抗日将军，更有战友、夫人、革命先烈和功勋卓著的老元帅。这些不同，就使得同是毛泽东笔下的悼亡诗，在同表哀悼追念中却有着各自的神韵风采 在同是“观风似面 听辞如泣”之中感受到诗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涌动的感情波涛，并很自然地经受到高尚人格和情操的熏陶，在由此而营造的美学氛围中来一番面对人生、面向未来的思考。

第三是作为古风体的这首诗在继承传统方面的启示问题。

现在可见的毛泽东诗词中，古风体有两首：一首是这首五古《挽易昌陶》 另一首是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都属毛泽东的早期诗作。毛泽东写于这个时期的诗词必当不少，令人遗憾的是“失传”太多，辑佚又收效甚微。萧永义先生说：“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能做诗填词。他在湖南求学期间，经常与同学相唱和，曾一次抄给周世钊几首诗词，可惜大都失散了。我们现在能读到的最早的诗是题为五古《挽易昌陶》的五言古风长诗。”（《毛泽东诗词史话》第 4 页）足见这首诗是多么珍贵。

这首古风体的长诗，其风格古朴而又有新意，更是弥足珍贵。

“五言诗是文学史上取代四言诗而兴起的古诗体裁，其特点是通篇主要用五字句组成。最早出现的是汉代乐府民歌，接着是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及东汉以后一些文人学习民歌创作的五言诗。”（吴秋阳《毛泽东诗词格律鉴赏》第 17 页）这其中著名的北朝民歌《木兰辞》、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以及曹植的《七步诗》等等早已成为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名篇。即使在五、七言格律诗称霸的情势下，也依然是熠熠生辉！深谙诗词格律并对毛泽东诗词格律倾注几十年心血进行研究颇有心得和见解的吴秋阳先生在其专著中

说：“五古是不受格律约束的自由诗。但是，当我们反复吟诵毛泽东同志这首五古《挽易昌陶》不难发现一个显著特色 就是力求工整匀称的格律化的美。或者说，为我们树立起写古体诗也追求格律美的榜样。”

李锐先生在《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中说得好：“从诗的艺术来说 这首五言古风长诗 是可以同汉魏乐府古风比美的。”香港有一位毛泽东研究专家刘济昆先生于《毛泽东诗词全集》的‘评说’中同样说得好：“毛泽东在一师就读时期 文才出众 作文常被留作展览的模范。”要研究毛泽东在一师就读时的文采 这首《挽易昌陶》至为重要。其时毛泽东廿二岁，文笔已见成熟。”

七 古

送纵宇一郎东行

一九一八年四月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
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
湘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无端散
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
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
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
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
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
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
自崖君去矣。

这首诗写于 1918 年 4 月 最早非正式地发表于 1979 年第 10 期《党史研究资料》是由罗章龙在《回忆新民学会 由湖南到北京》一文中提供的。

注 释

[送纵宇一郎东行] 纵宇一郎，罗章龙在 1918 年将去日本前取的日本名。他临行前，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为他饯行。这首诗就是毛泽东同志当时为送罗章龙东行所写。罗到上海后，正值 5 月 7 日（1915 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日子），当时日本军政当局以暴力压迫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迫使他们回国，罗因此没有去成。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好友。他于 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被开除出党。后历任河南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逝世前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天马凤凰] 岳麓山南麓的两座山名。

[屈贾] 指战国时爱国诗人屈原、西汉杰出政论家贾谊，两人都曾贬谪长沙。司马迁《史记》将他们合为一传，后人因称屈贾。

[山川奇气曾钟此] 钟，聚集。古人认为，杰出人才的产生是因山川奇气集中所致。

[鲲鹏击浪] 《庄子·逍遥游》说，鲲鱼所化的大鹏鸟，从北冥飞到南冥时，“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击浪，即击水，也即水击。

[舰艨(chōng méng)] 通作“艨艟”，战舰。此指轮船。

[要将宇宙看稊(tí)米] 要把世界大事看成小米一样的小事。《庄子·秋水》：“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稊，草名，结实如小米。

[名世于今五百年] 《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名世者，指辅佐兴王、平治中国的人物。

[诸公碌碌皆余子] 诸公，指当时的当权人物。碌碌，平庸。《后汉书·祢衡传》：“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孔融），小儿杨德祖（杨修）。’余子碌碌，莫足数也。”余子，其余的人。

[崇明对马衣带水] 长江口的崇明岛和日本的对马海峡，相隔只一衣带宽的水。《南史·陈后主纪》记隋文帝准备出兵伐陈时对大臣说：“我为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衣带水，借指长江。

[东瀛濯剑] 指到日本留学。当时有志革新的青年每以剑自比。

奇怀如海 壮志凌云

——读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王季思

本篇作于 1918 年，是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的作品，也是他留传诗词中较早的一篇。在此前的二三年内，他结识了在长沙地区志同道合的朋友，后又组织新民学会从事革命活动。细读这首诗，从中可以窥见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学习和工作、情怀和志向，同时加深我们对当时历史背景和时代风云的认识。

这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利用欧战爆发、西方列强不暇东顾的时机，向中国政府提出阴谋灭亡我国的“二十一条”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国内各派军阀，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势力操纵下，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不断发起内战，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这国际风云变幻、内忧外患交乘的时期，新的时代转机也在萌发。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在帝国主义顽固堡垒沙俄的土地上，树起了一面崭新的旗帜。中国国内少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秘密组织随之产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新民学会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组织。

这时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主张联合广大人民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李大钊此前在《新青年》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二文，热情赞扬十月革命的胜利。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赏析原诗了。原诗内容可分三层来看。首十句为一层，点明他们送行的时间——东风浩荡，树木葱茏的春天；活动的地点——衡岳云开、洞庭水涨的长沙，同时抒发了他们

的豪情和壮志。不仅行人的击浪远行、送行者的浩歌饯别以及他们的年少峥嵘、风华正茂得以充分表现，即便周围景物也给染上生机勃勃的气氛，显示出一往无前的气概。这是毛泽东诗词的一贯特点。虽然还没有达到后来《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等词调，《长征》、《答友人》等律诗那样的凝练、鲜明，但其精神上是一致的。自“丈夫何事足萦怀”以下八句为一层，纵论世界形势、身心锻炼，以及对革命事业的信心，抒发这些革命青年的豪情和壮志，是全诗的主要内容。这里有两点得先说清楚。一是毛泽东在此前一年的暑假里，已与少数好友徒步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进行农村调查，又在湖南一师创办工人夜校，为知识分子的深入工农群众开了先路，这才不至于把“管却自家身与心”看作一般知识分子的个人修养。二是诗里引用的《庄子》、《孟子》的话，都不能按照传统的原意来理解。毛泽东在阅读这些古代名著时是批判地加以吸收，在创作中是灵活地加以运用的，决不是照搬它们的原意。

《庄子》太仓稊米的比喻，是说一切事物的大小、贵贱都是相对的，只能听其自然，无须加以辨析，这跟诗里表达的敢于担当天下大事的思想境界决不是一回事。后来他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中所写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更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点。《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是从天生圣人创造一代王朝的历史观出发的。他说的王者是指商汤、周武等开国帝王；名世者是指伊尹、周公等辅佐帝王的人物，这跟当时新民学会以联合民众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宗旨也截然不同。后来毛泽东在《愚公移山》里表示要挖山不止的决心时就表达得更清楚：“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这是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叫传统文化为现实革命服务的创作方法，在毛泽东的诗文里屡见不鲜。不理解这一点，就容易把他在革命实践中的雄才大略、在诗词创作中的豪情壮志，都看成是帝王思想的表现。最后四句表现他们的革命友谊将不会为崇明、对马之间的海水所隔断，是第三层意思。这里也化用了《庄子》的两句话，但加上了“东瀛濯剑有书还”的革命友谊，就淡化了原著里幻想弃国远游的消极情绪。

这首诗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它对今天青年读者的鼓舞作用。青年人代表社会的新生力量，虽然比较稚嫩，却富有生气。由于它符合历史的潮流、人民的希望，终将成熟起来、坚强起来并战胜暂时还比较强大的腐朽势力。有了这种认识，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加以锻炼，才会树立“要将宇宙看稊米”的壮志和“胸中日月常新美”的奇怀。其次，不论革命事业或科学学习，都要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远处着眼才有远大的目标、明确的方向；近处着手才能从实际出发，从本身做起。当时新民学会的活动集中在长沙，他们的重要主张是在革命实践中锻炼身心。诗里把长沙的历史、环境写得如此生气勃勃，把当时革命青年的身心、友谊写得如此光彩照人，就体现了这种精神。最后谈谈这首诗的体裁和艺术成就。这首诗是用七言古风的体裁写的，简称七古。七古有转韵的，也有一韵到底的。一韵到底的七古诗以气势奔放见长，才气横溢的青年诗人每喜用之。据罗章龙回忆，还记起毛泽东青年时期写的两句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从句律推断，也是七古体。一韵到底的七古诗体长韵多，不容易写得通体浑融，前人每以“如长江大河挟泥沙俱下”来形容它。毛泽东当时还是青年学生，诗词功力未深，这首诗在艺术上也长短互见。长处是气势奔放，一气呵成；短处是语意不免复出（如“丈夫何事足萦怀”以下六句），辞意间有未畅。我们如拿毛泽东后来的诗词在艺术上加以比较，就显见高下了。

虞美人

枕 上

一九二一年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
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
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词写于 1921 年，首次正式发表于
1994 年 12 月 26 日《人民日报》。此前，1983 年
5 月 22 日《解放军报》刊王谨著文中公布了这
首词，以后别的报纸书籍中陆续转录，流传极
广，但均有多处讹误。

注 释

〔离人〕指作者的夫人杨开慧。杨开慧(1901—1930)，湖南长沙人，1920
年冬与毛泽东结婚，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负责机要兼
交通联络工作，后随毛泽东去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7 年大
革命失败后，隐蔽在长沙板仓坚持地下工作。1930 年 11 月 14 日被国民党反
动派杀害。

纯真炽热的恋歌

——读《虞美人·枕上》

何火任

展读毛泽东的《虞美人·枕上》我仿佛看到一个正处于新婚别离煎熬之中的年轻男子的心：像一轮朝阳，像一团火球，从他那洪波涌动的精神世界深处腾跃而出，在浩瀚的海面上微微颤动，那么鲜艳 那般炽烈 那样动人心弦。

这不是一位普通的青年，他的心也不是向着一位普通的年轻女子在倾诉。他们是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和杨开慧。这双正迎着时代风浪振翅齐飞的比翼鸟，这对叱咤风云、共赴国难的革命伴侣，他们从初识到建立美满家庭，历经了较久的恋情。早在 1913 年至 1918 年，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就深受他的老师杨昌济夫妇的器重与钟爱，也赢得他们的女儿杨开慧的青睐与钦慕。1918 年夏至 1919 年冬，毛泽东为革命事业奔波，曾两次到北京，同已携眷赴北京大学任教的杨先生家交往甚密，同杨开慧产生了火热的恋情。古都街头和北海湖畔的垂柳下，都留下过他们初恋的情影，饱尝了暂别的思念之苦和重逢的欢悦。1920 年初，毛泽东在忙于革命活动的同时，常抽空去医院协助杨开慧照料重病住院的父亲，不久又帮助料理后事并陪同开慧及母亲扶柩回长沙板仓故里安葬杨先生。同年夏，毛泽东为缔造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在长沙积极参与组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文化书社，资金极为紧缺。杨开慧加入了青年团，并从母亲那里取来父亲去世时的祭葬费资助毛泽东。1920 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1921 年春夏间，毛泽东离别新婚的爱妻 到沿洞庭湖的岳阳、华容、南县、常德、湘阴等地进行社会调查。